

■新作聚焦

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 大空间里的小历史

□陈晓明

最近几年,资深批评家写小说突然成了一种风尚,张柠也加入此行列,引发了一阵围观的好奇。张柠曾经以批评文字的犀利著称,他对小说的理解偏向于纯粹而又富有现实关怀,这颇有难度。他的长篇小说《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后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是因为张柠的名声,是因为批评家写小说,还是因为这部作品?我也怀着好奇心读了这部小说,不想还是把我吸引住了,原先想挑剔的态度还是做了调整,原因无他,这部作品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现实生活的关怀,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人在大社会中沉浮的表现,还是有力地震撼了我。

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无疑是张柠写作《三城记》时的经典参照,张柠这部小说则写了三座城:北京、上海、广州,俗称“北上广”,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现实变化最前沿的三大城市。小说的空间感设计无疑是有匠心的,三个不同城市的面貌,三个空间里呈现出的不同的生活形态和趣味,使小说天然地有了一种内蕴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大空间里的小历史。小说写了一群青年文化人在这三座城市中的生活、奋斗或挣扎,他们困扰和成长,尤其是由南到北或由北到南的迁徙活动,十分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意味。以“80后”主人公顾明笛为代表,他们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可以不受限于现实物质层面的拼搏,不急在于社会的大框架下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而他们最在意的,还是追求自身的价值。这些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的“人”,是典型的现代新人形象,也是当下中国城市青年的投影。他们身上汇聚着现代城市突出的精英精神和小资情调,使他们在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常常困守自我,一旦面对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便束手无策。小说着重书写了顾明笛逐渐离开自我、认知世界、寻求爱获得爱,并最终成长为真正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的历程。小说的主题,就是当代文化人的思想和精神蜕变。

这里的“蜕变”有两重,也就是,人和时代都在变,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如何与时代形成一种互动,这样的时代给予的道路在何处?他们是如何寻求自身发展和成长的道路的呢?小说《三城记》孜孜以求在探究这样的生活过程。虽然作为批评家的张柠

■短评

刘子华的长篇报告文学《梦回长江——小集成院生态保护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全方位地记录了1998年7月起,湖南华容小集成院(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方案,承建整体大搬迁,平垸行洪的壮举,生动地描写了其中的艰难曲折,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湖南华容小集成院是在1958年长江裁直改道后形成的一个孤岛,1998年7月3日,小集成院的防洪大堤溃决,小集成院被淹。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小集成院一万多老百姓整体搬迁,小集成院平垸行洪,从1998年9月下旬起,在华容县委、县政府的组织下,开始了小集成院这一万人的搬迁、安置工作,至同年12月底基本完成搬迁、安置工作。《梦回长江》采用类似电影镜头不停转换的方式,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宏大、复杂工程的方方面面甚至细微末节,作品从7月3日开始的救灾抢险、搬迁决策的作出、搬迁实施细则的制订、搬迁工作的具体实施、搬迁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的解决,到小集成院居民搬迁到新地方后的安置、发展,再到小集成院在居民搬迁走后的生态公园建设,等等,都做出了具体而

不缺乏理性抽象,但他从不做抽象议论,也不玩“大处着眼”。他从年轻人的身体萌动开始叙述,看年轻身体的蠢蠢欲动是如何与时代的萌动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小说的叙述在这方面展开得颇为细致,其生动和感人之处比比皆是。小说中的年轻人恰好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成长,试图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主题。在小说所书写的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这段时期(持续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如何面对世俗生活、面对市场、面对各种经济利益。这种丰富性、多面性表现了中国文化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试图承担的某种文化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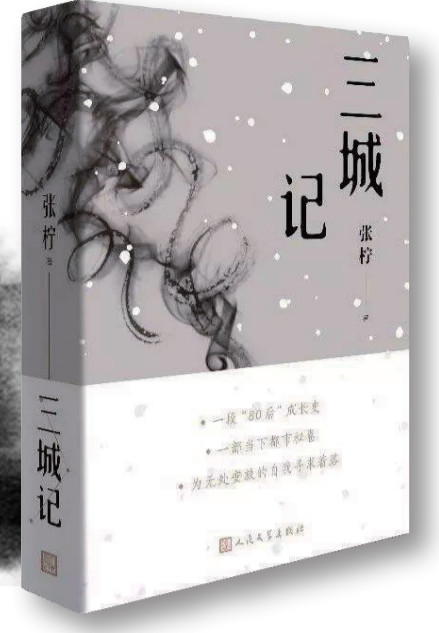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的整个文化格局,可以说都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转型和迅猛发展造就的结果。但回顾中国文学史,深刻地书写社会文化变动过程的小说并不多。钱锺书的《围城》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写出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状况,尤其是他们的性格品性,他们的心理和爱好,他们对文化、对知识、对友情等等的处理方式。《三城记》也有很饱满的这方面内容,但它又不仅仅限定在“知识分子”题材。它把整个时代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转型这样一个大主题,加之于几个青年身上。显然,他们是更加纯粹的人,青年的不确定性、可塑性,使得社会各种力量打在他们身上的印记更加显著。由此,张柠所反映的其实并非哪个特定群体、特定阶层的状况,而是整个社会的合力。也正是因此,张柠小说中那些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一线城市、西部、乡村等多种多样的生活,那些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些百科全书式的社会速写,驳杂却并不显得杂乱,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是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促使中国这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心灵,审视自己的命运,也审视自己的良知。这是对当代文化提出的一种追问,一种深层次的探究。

张柠能够处理重要题材,他的写作能够有

在小说所书写的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这段时期(持续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如何面对世俗生活、面对市场、面对各种经济利益。这种丰富性、多面性表现了中国文化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试图承担的某种文化理想。

高度、责任感、有担当,这在我预料之中。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他就是一位非常犀利的批评家,他始终保持对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独特的批评眼光,他的批评文字总是具有真知灼见,有良知、有正义感。多年来,张柠对当代小说有很多不满,这回他亲自创作小说也是他的身体力行,从理性到感性,感性地表现当代生活现实,这是有益的探索。让我惊讶的是,张柠的叙事文笔十分老到,这部小说也可以看出,越写到后面越自如,小说的展开也更加自然。他的小说有非常饱满的细节,他对情节、节奏的拿捏和把握都很自如,也很独特,有他自身鲜明的特色,完全看不出我们想象中首次操持长篇,或者说批评家转而写小说时容易出现的生涩。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张柠的小说一开篇敢于那么平地叙述,这后面一定有好戏。《三城记》的开头是这样的:“2006年年初,顾明笛从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辞职,把人事档案放到第二人才交流中心,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这一年他26周岁。也正是这一年,顾明笛突然决定离开上海,要出去闯荡一番。”这个开头的独特正在它太轻描淡写了,轻描淡写而能引起注意,让读者感觉到背后的分量,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印象中的当代小说开篇大多非常抢眼,比如《白鹿原》开篇就是“白



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一下就很惊人;莫言的《檀香刑》开篇是眉娘七天后把公爹杀死了:“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这些小说开篇的艺术效果都很强烈,但是张柠大概认为开篇不要搞得那么惊人,他非常平实,直接交代主人公顾明笛,他辞了职,去处理他的人事档案。这就是一个事件,一个动作,它告诉大家,一个时代要开始了。这么平易的一句话,勾连的是新的人生阶段,以及整个时代大的变动。叙述上的平静和它背后巨大的势能,也从开头延续了下来,始终贯穿在小说内部。这是我以为《三城记》艺术处理上非常突出的一点。

读过《三城记》,我已可以确认,我们的文坛从此又多了一位有见识、有功力、有清醒的创作自觉的小说家。我为此感到欣喜。特别是得知张柠又在今年年初集中推出了他的“罗镇轶事”和“幻想故事集”两个短篇系列,后续还有很多的创作计划,我为他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而惊叹,也为他腾挪多姿的艺术面貌而惊叹。小说家张柠是对批评家张柠的一次超越,我与大家共同期待他推出更多的重要作品。

全方位记录大搬迁壮举

——评长篇报告文学《梦回长江》 □余三定

生动的叙写。

善于记叙小集成院搬迁过程的矛盾冲突,特别是矛盾冲突的有效解决,是《梦回长江》又一突出特点。小集成院一万多人的搬迁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工程,内中的矛盾冲突必然不少,《梦回长江》细致、具体地写出了种种矛盾冲突,写出了种种矛盾冲突的最终圆满解决。1998年中秋节,时任华容县委常委副县长、县移民安置指挥部政委吴葆春到小集成院南阳村走访,遭到开手扶拖拉机的南阳村村民徐德才的挖苦讽刺,吴葆春强压心头的情绪,一脸平静地作出解释,说的话入情入理,让徐德才受到了触动。徐德才转变后也出面帮助做工作,使那些在搬迁过程中提出过分要求的村民都自动放弃了过分要求,也没有出现上访现象。从小集成院钟家村搬迁到万庾镇免湖村的吴美平,搬迁时只有三个蛇皮袋,途中遗失了两个,仅剩一蛇皮袋衣服,此时他又无法返回原处,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安置地方,凄凉和惶恐一齐涌上吴美平的心头,他欲哭无泪。正在吴美平近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各方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村党支部书记张国会带领村委会一班人看望他来

了。邻居郝老六送来了一套椅子,邓辉安送来了一张床,禹家树送来了两把凳子,还有的送来了大米和青菜,组长张先福又主动接吴美平到自己家吃饭,等等。吴美平见大家这么关心、热情,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后,在当地党组织和村民的帮助下,吴美平住进了新房,分了7亩耕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着力写出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是《梦回长江》的第三个突出特点。粗略统计《梦回长江》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百多人,大都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梦回长江》分为上、下两部,下部集中笔力写一个一个的人物。朱志敏在1998年前后是集成渡渡所的轮机员,专门负责开启船上的动力,1998年7月小集成院被淹后的20多天,朱志敏没有离开过渡所,每天早晨7点30分上船,渡到晚上10点收工,天天在长江里运送救灾物资。移民搬迁结束后,朱志敏被安排在小集成洪泛区管理委员会工作,每天会同其他同事一起,骑着摩托车在院内查看。当“我”问他:“洪泛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好,非常辛苦,你怎么还舍不得离开?”朱志敏动情地说:“我是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小集成院的人,说句理想主义的话,我是一

万多集成人对故乡最坚定、最深情的守望者。我要尽职尽责,生是集成人,死是集成人!”这是一位鲜活的留守小集成院、热爱小集成院的居民形象。小集成院大港村二组吴大庆是移民中的霸蛮户,在搬迁过程开始丈量房屋面积时,他要求将一块20平方米的过道作为房屋面积计算,遭到拒绝后,吴大庆甚至冲动起来要动手打人,但在工作干部不畏麻烦、耐心细致连续四天上门做工作后,吴大庆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吴大庆对工作队员说:“真想不到,你们工作队员这么好,这么有耐心,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是有名的横档木,你们都不怕,真是难为你们了,我算是服了你们。”这是小集成院一万多搬迁移民的有个性的代表性形象。邓永富与小集成院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年10月至1999年5月,他先任集成乡一般干部后升任党委委员,并在机关值班;后一阶段是2003年9月至2012年5月,他任小集成院洪泛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邓永富聊了很多,谈起在集成院洪泛区管委会工作的9年时间,他感慨万千,作品写道:“在最初的几年里,有时几个月才回一次家。妻子在县国土局上班,工作也比较忙,儿子读初中全靠妻子一个人管,他亏欠妻子和儿子很多。同时,也很少有时间看望父母,没有尽到做儿子的孝道。可是,对工作、对集成人民,他是问心无愧的。”这是一位小集成院的全心为民的基层干部的成功形象。

■创作谈

陈晓明教授在评论《三城记》的时候提到了这部小说开头的特点,还将它与当代小说名著《白鹿原》和《檀香刑》的开头做了比较,并肯定了一种不抢眼、平淡如水、轻描淡写的开头的意义。他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叙事文学“开头与结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小说诗学问题。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多轻描淡写的小说开头令我印象深刻,如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开头:“他们叫什么名字?这关你什么事?”麦尔维尔《白鲸》的开头:“就叫我以实玛利吧。”《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罪与罚》的开头:“七月初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有个青年从自己的斗室里走了出来。”《哈吉穆拉特》的开头:“我穿过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时节,草地已经割过。”《喧哗与骚动》的开头:“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这些小说的开头,都是些日常生活的细小事件。从中可以看出,那些作家对自己要讲述的故事的一种态度,那就是成竹在胸、低调稳健,用不着翻着跟头出场。

中国古典小说也是成竹在胸,但那是另一种气派。《三国演义》的开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格局之大、亘古未有。结尾一首古风:“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以词开篇,以诗结尾,中间演绎英雄“传奇”。《水浒传》是一个“寓言”,开篇洪太尉在伏魔殿揭符咒放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结尾“天罡已尽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中间演绎一百零八魔君“替天行道”进而被迫招安的故事。《红楼梦》是一个“神话”: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乃女娲炼石补天弃之不用之物,却凡心炽炽,日夜悲号,哭闹着要去温柔富贵的红尘享乐凡尘,于是顽石化作玉石,美玉变成宝玉。结尾又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归本处,安放在青埂峰下。中间是痴男怨女在红尘中的爱恨故事。

无论“传奇”、“寓言”还是“神话”,都属于古典文类范畴。它的叙事圆圈是完满的:起点出发——回到起点,特别具有迷惑性。鲁迅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没有摆脱这种完满的圆圈叙事。《狂人日记》的结构就是这样,以“生病”开头,以“病愈”结束,中间的主要内容是生病过程中的自白(日记)。不同之处在于,鲁迅的文本具有强烈的反讽性。跟传统文章结构要传递的意义(看上去正常的生活其实是空的)恰好相反,鲁迅要传递的意思是:那些看上去反常的生活和狂人的疯话,其实是真实的!

这种完满的圆圈叙事,首先是文章学意义上的完满,令人着迷。其实这是对“生—死”这种生命轮回的模仿,在历史和实践意义上,则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它还衍生出无数个小型圆圈叙事:“输—赢”、“成—败”、“得—失”、“遭难—拯救”、“发案—破案”,并成为“类型文学”的主要结构模式,指向的是“大团圆”结局。

现代长篇叙事文体,跟古典典型的“神话”“传奇”“寓言”故事有很大的差别。它是现代世界现代人的故事,呈现和肯定人民的世俗生活是它的重要使命,而不是轻易地去否定世俗生活。现代小说既要给“日常生活”以意义,还要让“个人经验”充分展开。在这个基础上,有价值的结尾问题才出现。

就人物的成长或遭遇而言,长篇小说的结尾方式貌似很多,其实并不多,我认为大致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死亡”:老死(叶落归根)、病死(无奈回归)、暴死(意外)、心死(出家)、装死(行尸走肉)、假死(半死不活)等。这种结尾并不容易把握,弄不好就落入俗套。它的确是生活的必然,但不是艺术的必然。而艺术的最高目标是拯救和复活。第二类是古典诗歌式的“叹气”,感叹命运的恩赐或不公,用诗结尾(有诗为证),这种方式也不易把握,弄不好就显得矫饰,还缺少实践的勇气和生活的信念。最后一类是“未完成”式的结尾,让叙事停在生活的中途、生命的中途,因为最终的话语由不得你说。《三城记》的结尾就属于最后这种类型。

现代与古典·两种类型的开头和结尾

□张柠

《长江文艺》原创第03期

小说坊 中篇
会见日 | 曹军庆
燃烧 | 刘荣书

短篇
泥巴枕头 | 冉正万
马街尾死人事件 | 陈再见
活力人 | 卢德坤

笔记本
我的日常与虚度 | 何大草

面对面
“仿佛若有光” | 曾楚风 曹军庆

诗空间
我还活着,我还等待(10首) | 余秀华
它们的命运,我们还不知道(9首) | 津渡
我们从未真正进入过秋天(11首) | 林珊

家乡书
野花六种 | 郑保纯

自由谈
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到“出轨”成为流行语 | 郭艳
女性意识还远远没有达成社会共识 | 川妮
我们不会肉糜PK霸道总裁爱上我 | 娜嘎

新推荐
狗 | 刘诺

三官殿
知行的力量 | 宋文翔

刊中刊
外乡人 | 杨明志

翠柳街
暗区里的捕光者 | 吴佳燕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第03期

自在说 文学的两股劲儿 | 石一枫

再发现 不准眨眼 | 石一枫

说了什么与为什么说(创作谈) | 石一枫

好看台 短篇
炖马靴 | 迟子建
葱伴侣 | 张鲁缙
苍蝇馆子 | 雷默

推手推 咸鱼 | 三三

民族风 满楚古德吉的鹰 | 阿满

再回首 “记忆中的风景:湖北美术馆馆藏小幅绘画作品展” | 傅中型

翠柳街 在争议声中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 | 喻向午

地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7/1
邮发代号:原创38-6 选刊38-411

短篇小说

炖马靴 迟子建
清水落大雨 王占黑
阳明山 房伟
喜姐(外四则) 石舒清
喊工 刘仁前
芦花如雪 关仁山

微小说

请喊我潘若云 梁爽 老姜 戴智生 脆杀 黄旭华
爱情红烧肉 欧阳华丽 老梁的困惑 王祥云
风吹围巾 符浩勇 撒气碗 楚仁君
2018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获奖作品选登

本刊消息

首届“福福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在西安颁奖

西 湖

2019年第三期要目

新锐 李苇子小说三题
我的家,就在四环路... 杜梨
大雪封城 陈东枪枪
云染 梁豪
看场 刘仁前
李佳怡的诗 李佳怡
亚楠的诗 亚楠
花木悄悄留下的痕迹
..... 复达
苏蕙的《璇玑图》 李晓东
如何制造大风天 三三
三三的情书 王苏三
“80后”与小镇书写
——林森《关关雎鸠》研讨
..... 栏目主持:杨庆祥
未来演化:我们的共享星球
..... 栏目主持:邓禹彬